

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经济

从伊朗核问题看伊朗的地区大国意识

丁 工

摘 要：自核危机爆发以来，伊朗政府以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为政策和舆论导向，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压力，坚持不懈地发展核技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伊朗政府为何有着如此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伊朗为何毅然继续开展核计划？本文从伊朗辉煌历史所铸就的民族精神的角度分析其所具有的大国意识，认为这是驱动其实施核计划的内在动力。

关 键 词：伊朗外交；核问题；大国意识；中东大国；和平利用核能

作者简介：丁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2009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91）。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4-0044-09

中图分类号：D815.373

文献标识码：A

盘点当今世界因核而引起的国际热点问题，无疑只有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最具爆炸性。虽然伊朗和朝鲜一样都单独挑战现行的西方主导的核扩散机制，都以处于弱势的地位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挑战，甚至要面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压力。在东北亚，由于周边大国云集，大国利益在朝鲜半岛交汇的有利地缘政治形势，朝鲜能够采取借力打力的外交政策而得以周旋于大国之间，有效减小国际因素对发展核计划的阻力；与朝鲜不同，伊朗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独自承受着国际社会要求其弃核的巨大压力以及周边严峻的安全环境，同时也在承受着美国以核问题为由对伊朗可能进行的军事打击和政权更迭的威胁。从实力对比看，相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两者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伊朗以一地区强国，对抗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承担的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但自核问题出现以来，伊朗虽从未明确表示放弃和谈，却在高调宣称拥有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这一口号指引下，坚定不移地开展其核计划，近年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峙。面对压力，伊朗在实施核计划过程中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周旋，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艺术，是何种动力驱使伊朗面对日渐增大的外部威胁和压力，动用自己全部资源积极应对各方挑战，谋求逆境突破？

一、中东的地区大国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北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接壤，濒临里海；西接土耳其、伊拉克；南部和东南部濒临波斯湾、阿拉伯海，扼霍尔木兹海峡；东与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正所谓“濒两海、连亚欧”，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1]伊朗是拥有悠久灿烂文明的国家，自古代就是西亚中东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早在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的波

斯帝国曾盛极一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这个帝国不仅有显赫一时的实力，而且在文化艺术、政治制度、宗教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也相当发达，对后来东西方的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波斯帝国在希波战争中逐渐衰落，在公元前330年为亚历山大所征服，伊朗历史走向一段低谷，其再次复兴则在500年之后。

1921年2月，军官礼萨汗·巴列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建立巴列维王朝，1935年改国名为伊朗。二战后伊朗与美国的关系发展迅速，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和战略支点。20世纪六十年代末，当英国宣布将从海湾撤出后，伊朗便成为尼克松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双柱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Twin Pillars Policy，即伊朗和沙特)。^{[2]59}“巴列维时期的伊朗是美国在世界上最重要、最忠实的朋友。”^{[3]118}伊朗也因此得到大量美援，加上石油收入带来的巨大财富，伊朗国力剧增，控制地区事务的意识再次强烈，一度被称为“海湾宪兵”。巴列维国王曾多次公开表示：“我要将伊朗建设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强国，同时我们的军队也将发展壮大成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但好景不长，由于巴列维的激进经济政策，导致阶级矛盾激化，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伊朗面对美苏两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形势，毅然选择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宣布“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过激的革命政策使伊朗内政外交遭受重大打击，同伊拉克长达八年的战争更使伊朗元气大伤。霍梅尼去世后，伊朗新领导人开始调整过激政策，进行经济改革，国力逐渐恢复。

总体来看，现在的伊朗具备扮演地区大国角色的实力。伊朗拥有 7260 万人口（是西亚北非地区仅次于埃及的第二人口大国），国土面积达 164.5 万平方公里。^[4]2009 年伊朗的 GDP 达到 3850 亿美元，世界排名第 26 位。伊朗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大国，油气工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外汇收入多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 930 亿桶，占世界总储量的 10%，居世界第 5 位；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为 24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 16%，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 2 位。石油是伊朗的经济命脉，目前日生产能力可达 410 万桶，石油收入占全部外汇收入的 90%，伊朗成为欧佩克成员国中第二大原油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出口国。^[5]伊朗作为世界第二大油气资源国，随着世界能源消费的增加，其重要性日益凸现。军事方面，伊朗武装力量由国家军队、革命卫队和准军事部队三部分组成，总兵力达 90 万人左右。此外，伊朗部队装备完整，其中不乏先进武器。陆军装备各种类型的坦克约 2000 辆，包括比较先进的 T-72 型和“酋长”等主战坦克，特别是伊朗自行生产的“佐勒菲卡尔”系列坦克，吸收西方先进技术，成为伊朗地面装甲力量的骨干。伊朗陆军还装备有装甲车 1200 多辆，各式火炮 2300 多门，直升机 600 多架，据美国国防部评估，伊朗陆军的实力在全球可排名前 10 位；海军方面拥有潜艇 5 艘（基洛级 3 艘），各种水面舰艇 200 余艘，并具有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两个特殊军种。空军拥有 F-14“熊猫”、米格-29、“幻影”等各类较先进的第三代作战飞机 300 余架。^[6]此外，伊朗具有独立研制生产生物、化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其核潜力也相当可观，更引人注目的是，伊朗从铀矿开采、提炼到浓缩等技术，都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获得的，再加上核反应堆燃料的后处理技术，呈现出伊朗铀、钚核燃料双管齐下的发展前景。伊朗在导弹技术方面具备较强的实力，目前拥有 250-300 枚“流星-1”(Shahab-1) 导弹，基于“飞毛腿-B”(Scud-B) 导弹基础上改进，射程为 285~330 公里；还有 200~450 枚“流星-2”导弹，基于“飞毛腿-C”导弹基础上改进，射程为 500~700 公里。这些导弹现在都是在伊朗本土生产，可以打击大部分伊拉克领土和海湾周围的各类目标。近期正在发展的是“流星-3”(Zelzal-3) 导弹，这种导弹可以公路机动，射程为 1350 公里，具有携带非常规弹头的能力。下一个十年的后

半期，伊朗可能试验具有携带核弹头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可能是“流星-5”的后继型“流星-6或7”型导弹，但目前仅处于概念发展阶段。^[7]经过多年经营，伊朗现已拥有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导弹库，其射程范围能有效覆盖整个阿拉伯半岛。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装备技术含量上来看，伊朗都是名副其实的中东地区军事强国。作为成功进行过伊斯兰革命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国，伊朗对中东什叶派政治力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也成为许多伊斯兰国家内部的原教旨主义者所纷纷推崇和效仿的榜样。

伊朗历史上多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作为波斯文明的代表曾分别与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相抗衡。持续几个世纪同希腊、罗马的战争，长期同奥斯曼进行对美索不达米亚的争夺，足以体现波斯人的强悍和波斯文明的实力。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伊朗在对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屡战屡败，民族失落感逐渐加深。但伊朗民族长期形成的民族自豪感，对历史上辉煌时期的向往，注定伊朗人不甘沦落，不易屈服，对民族再次复兴进行着不懈追求。历史的辉煌成为伊朗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同时也是伊朗民族梦想再创辉煌的信念和奋斗目标。光辉的古代历史使伊朗人民始终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大国心态，不满足于被压抑、被排斥的境遇，发展核武器正反映了伊朗追求大国地位的心态。^[8]伊朗精英阶层认为，“伊朗不仅需要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军备，更需要核武器，拥有核武器伊朗才能进入大国俱乐部，才能真正威慑以色列，才能区别于其他阿拉伯大国和伊斯兰大国，才能实现振兴波斯、使伊朗重新实现强国之梦。”^[9]当今时代，核国家地位已成为大国的重要标志，对核技术的追求反映伊朗谋求大国地位的心态，发展核技术已成为伊朗领导人一贯延续的传统。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更是直接表示：“我们想变得强大，强大就意味着拥有先进的技术，而核技术则是所有技术中最先进的。”^[10]

二、伊朗核问题的由来

伊朗核问题是冷战后核扩散的表现，而其本质则是美国这一全球性力量同伊朗这一地区性力量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斗争。伊朗核计划最初是在美国资助下发展起来的，美国是第一个与伊朗开展核合作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后期，伊朗即开始着手自己的核计划，而其核技术主要从当时与其关系密切的美国及西方国家引进，此时核问题并未凸显。巴列维政权时期的伊朗有着宏大的核计划，并且明确表示其核计划的最终目标就是拥有核武器，可以说如果不是伊朗政权由亲西方到敌视西方的转变，伊朗在西方国家帮助下早已成为核国家。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亲西方的巴列维政权垮台，而敌视西方的霍梅尼派掌握了政权，美伊关系发生逆转，伊朗核活动开始问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伊朗核问题的出现是伊朗由亲美政权到抗美政权更迭的结果，也是美国在核扩散问题上持双重标准的体现，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则是伊朗核活动问题化的开始。革命后伊朗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恶化，1980年美伊断交后，美国曾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对其采取“遏制”政策。^[11]伊朗一直声称，其外汇收入和财政大部分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随着伊朗人口的增长，国内能源消费大幅增加，这对伊朗的能源出口带来巨大压力，发展核技术增加核能份额是能源供给多元化，避免对石油和天然气过度依赖的重要举措，其发展核技术是为了和平开发核能，不会用于发展核武器。而美方则认为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完全能满足其经济和社会需要，完全没有必要斥巨资发展核能。美国对伊朗核计划非常敏感，“军核”还是“民核”的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伊朗对外一直宣称其核计划和核活动的和平性质，而美国则一口咬定伊朗核活动是为了制造核武器，从而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及美国在中东安全利益构成威胁。

20世纪九十年代国际原子能机构先后对伊进行过两次核查，虽未发现伊朗有发展核武器的迹象，但美情报机构始终认为伊朗在秘密从事核武器的研发，其建造核电站的真实目的是为获取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原料。虽然伊朗的核计划一直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并且美多次向俄施压，希望其停止同伊朗的核合作，但鉴于当时的核活动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违反相关条约，伊朗核问题还未完全浮出水面。“9·11”之后，美国外交理念发生重大转变，开始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恐怖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并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恶国家”成为美重点打击对象，如伊朗被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邪恶轴心”国家之一。^[12]伊朗核问题浮出水面，加剧了美伊之间的矛盾。2002年12月，美国军事卫星发现伊朗两个军事基地有进行核开发的迹象，以此判定伊朗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从而引发近年高烧不退的伊朗核危机。2003年2月，伊朗位于纳坦兹的地下核设施曝光以后，其核计划立即遭到美国的“严重质疑”，并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2003年9月1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伊朗在10月底前公开核计划，以澄清其全部核活动，尽快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进行更为严格的突击检查，终止提炼浓缩铀试验。在法德英的斡旋下，伊朗于2003年12月18日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12]然而，伊朗核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此后美伊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较量仍是一波三折。伊朗坚称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字国，拥有掌握包括浓缩铀在内的整套核循环技术的权利，并表示自己的核活动完全出于和平目的。此外，伊方多次指责美在核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一方面支持以色列秘密从事核活动，甚至默许其拥有核武器，对于印度公然违反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行为采取消极制裁措施，并与其签署民用核合作协议；另一方面，美国却以伊朗民用核能背后有军事目的为借口，千方百计妄图剥夺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2005年，伊朗重启铀浓缩活动，特别是随着对西方持强硬立场的保守派总统内贾德上台，伊朗就浓缩铀问题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峙进一步加剧，由核问题引起的地区紧张局势全面升级。伊朗核问题的久拖不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有关各方就伊核问题展开积极斡旋，2006年1月，安理会五常加德国在伦敦举行闭门会谈，就伊核问题进行磋商。由于伊朗对六国方案反应消极，在美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于2006年7月31日通过制裁伊朗的1696号决议，要求伊朗立即暂停所有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12月23日，安理会又一致通过1737号决议，要求伊朗立即停止一切与铀浓缩和重水反应堆有关的活动，对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实施材料和技术禁运，冻结伊朗相关机构和人员资产，限制相关人员旅行。^[13]此举意味着伊核问题已由原来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层面。此后围绕伊朗核问题，伊朗与主要世界大国展开多轮谈判。虽然各方都强调以外交谈判途径解决问题，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不断加剧，美国和伊朗都开始陈兵海湾，并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地区局势日益紧张。

三、伊朗核计划的历程和现状

伊朗自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涉足核领域，其核计划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的巴列维时期，为核计划的发展起步阶段。当时伊朗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密切，核技术的引进大部分依赖于这些国家。1957年美国与伊朗签订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协议。1967年，美国首先为德黑兰大学提供了一个5兆瓦研究反应堆，德黑兰核研究中心（TNRC）负责运行。据西方情报机构报道，核技术的军事应用也在德黑兰核研究中心中成立的一个小组内

开展。1970 年，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4 年，伊朗原子能组织（AEOI）成立，专门负责核燃料循环的研发。西德帮助伊朗在布什尔建造的两个 1300 兆瓦轻水反应堆（LWR）也于 1974 年开始动工。七十年代中期，伊朗在伊斯法罕成立核技术研究中心。^[7]在西方盟国的支持下，伊朗的核计划初具规模，并迅速朝拥有核武方向发展，彼时巴列维国王就曾宣称：“毫无疑问，伊朗将很快拥有核武器。”^[14]此阶段虽是伊朗核活动的初创时期，但在西方盟友的帮助下进展迅速，并制定了由“民”向“军”转变的宏远规划。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霍梅尼时期，为核计划的暂时停滞阶段。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同西方国家关系迅速恶化，西方国家随之逐步断绝了与伊朗的核合作，其核能专案陷于停滞状态。西德已经开始建造的两个轻水反应堆停止后，伊朗开始和苏联磋商以获取核反应堆，后因选址问题不能达成一致而终止。随后西德帮助伊朗建造的两座反应堆在 1987~1988 年又遭伊拉克轰炸而被破坏，使伊朗的核电建设陷于瘫痪。两伊战争期间，伊朗核设施 7 次遭到伊拉克的轰炸，致使巴列维时期留下来的核设施所剩无几，加之战争期间无暇顾及核活动，此阶段伊朗核计划的发展处于暂时停顿状态。

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初至 2003 年从拉夫桑贾尼开始到哈塔米时期，为核计划的恢复重建并全面启动阶段。进入九十年代，伊朗国力逐渐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政局日益稳定，拉夫桑贾尼新政府开始重新启动搁置已久的核计划。在此期间伊朗先后同印度、中国、阿根廷、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开展核合作，其中俄罗斯和中国是重点合作对象，并签订了一些协议，但中国为了表明支持核不扩散的态度，于 1997 年终止了为伊朗提供核帮助的大部分协议。俄罗斯于 1992 年同伊朗签订《和平利用核能协议》后，双方在核燃料循环处理、核废料再处理、生产供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同位素等方面进行合作，并先后签署建造 4 座商业用轻水核反应堆的合同，以及俄罗斯为伊朗核电站运转提供核燃料协议。此外俄罗斯还帮助伊朗在布什尔建设两座核电站。根据西方情报部门的资料显示，经过这一阶段的对外核合作，伊朗在核电站建设、铀矿的开采和核燃料循环技术开发，以及核武器研究等方面的工作都已全面展开，并取得显著成效。^[11]

第四阶段是 2003 年初至今，即从哈塔米执政后期到现在内贾德时期，为核计划的加速推进阶段。此阶段伊朗已成功从铀矿中提炼出纯度为 4.8% 的浓缩铀，并将用于提炼浓缩铀的离心机数量大幅增加至 3000 台。目前，伊朗已经在中部地区发现了铀矿资源，并具备从中提取低浓度浓缩铀的能力，而位于其南部的由俄罗斯帮助建设的布什尔核电站也已完工。据有关资料显示，伊朗核计划已经发展到关键阶段，即核燃料循环系统建设阶段。从技术角度看，对于伊朗这样一个拥有铀矿的国家，如果能够自产和回收处理核燃料，意味着掌握了制造核武器或建设核电站的关键环节，不再受外部左右。伊朗还在建设重水反应堆，这将使伊朗能够更有效地从核废料中获取金属钚。目前伊朗已初具提炼核燃料的能力，且在这方面呈现铀钚双管齐下的局面。伊朗正在发展离心浓缩技术和（铀钚）乏燃料回收处理技术，意味着伊朗在短期内将掌握核燃料循环的全部技术。根据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情报，伊朗在核电站建设和核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已经迈进了核门槛，但还未能获得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武器级浓缩铀或钚。^[15]

四、伊朗核计划与中东战略格局

自 1979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伊朗的国家安全环境一直比较恶劣，无论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国际范围，都是处于一种被孤立、受排挤的境地，甚至同部分国家始终保持紧张对峙的关

系。造成伊朗目前国际环境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地缘因素、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自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长期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紧张，导致其游离于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社会之外。而在动荡的中东地区，伊朗以波斯国家的继承者自居，同该地区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占主体的国家就争夺地区主导权而长期不睦，两伊战争期间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倒向伊拉克一边。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伊斯兰教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要形成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并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演化成伊朗信奉什叶派而阿拉伯各国掌权的几乎全是逊尼派。一千多年来两派纷争不断，积怨甚深，具体到伊朗的什叶派和阿拉伯国家的逊尼派矛盾更是尖锐。伊朗历史上就是伊斯兰什叶派的大本营，曾和当时信奉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长期作战，并一直寻求扩大什叶派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使什叶派成为伊斯兰教的主导派别。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新政府采取“向外输出革命”的理念，全力支持邻国的什叶派力量，使周围阿拉伯国家深刻感受到伊朗的扩张压力。伊朗和阿拉伯国家民族、教派的差异以及伊朗大国意识和民族优越感所形成的对地区领袖的野心，造成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抱有极深的疑虑，严重影响双方关系的改善。伊朗同美国的地区盟友以色列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以方曾多次扬言要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而伊朗也多次声称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此外，伊朗与中东地区另一个穆斯林大国土耳其由于政治体制（土耳其是世俗主义国家、伊朗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土耳其属伊斯兰教逊尼派、伊朗属伊斯兰教什叶派）、对外政策（土耳其亲美结盟西方、伊朗反美敌视西方）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以及为扩大地区影响力而竞争等因素，导致两国关系长期冷淡。遍观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伊朗可谓是敌多友少，除叙利亚等少数反美盟友外，几乎是独自周旋于各方力量之间。

中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种民族、宗教、文明冲突和融合的舞台，在冷战时期美苏主导下，中东本土的阿拉伯、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四个代表不同民族、宗教、文化的力量大致维持着一种相对的均衡。冷战后，美国作为影响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开始单独主导中东事务，并将在中东地区建立新秩序的构想纳入其全球战略的实施之中，因此，美伊近年来围绕核问题展开的冲突实质是对地区安全秩序领导权的争夺。2003年伊拉克战争给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带来难得机遇，伊朗利用战后伊拉克什叶派在国内的崛起提升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并通过加强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协调与合作，逐渐在中东地区形成一个西起黎巴嫩、中跨伊拉克、东至伊朗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伊战后什叶派力量的增强致使伊朗在该地区坐大，实力对比朝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而此时伊朗的核计划又再次加速推进，无疑使中东各方势力深感恐惧。逐渐呈崛起态势的伊朗如果再跨过核门槛，甚至拥有了核武器，将使经过八次战争洗礼而相对稳定的中东战略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相对稳定的平衡一旦被打破，新的冲突可能会席卷整个地区，直至形成新的平衡。可以说，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一方面是促使伊朗寻求发展核技术的动因，另一方面其核计划的开展也在影响着中东战略格局的走势。因此，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伊核计划的发展必然牵动美、以、阿、土各方神经，而各方也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不同的对策：

（一）伊核问题的实质是美伊关系，美国是最不愿意看到伊朗跨过核门槛的国家。美伊矛盾由来已久，最近的“核危机”不过是两国紧张关系的“新一波”，是在反对核扩散幌子下，遏制与反遏制矛盾冲突的反映。美国认为伊朗煽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对阿以和平进程、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谋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企图在中东地区取得主导地位从而在地缘政治、能源安全、反恐战略等方面对美国的中东利益构成威胁。因此，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伊朗，更不能容忍敢于挑战美国利益的“无赖国家”拥有核能力和核武器。^[1]

（二）以色列是目前中东地区唯一事实上的有核国家，也是被伊朗视为死敌的国家，以方认为伊朗掌握核技术一方面打破了自己在该地区核垄断的地位，使以色列同伊斯兰国家的力量对比向伊斯兰国家倾斜；另一方面伊朗掌握核武器也会对以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以色列坚决反对伊朗的核计划，其高官曾警告说：“以色列绝不会容忍伊朗制造出核武器……会将伊朗炸回到石器时代。”而伊朗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反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人的异教徒，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恐怖主义者一样犯下极大罪行。伊朗坚决不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内贾德总统甚至公开质疑纳粹大屠杀的真实性，并一直宣称要消灭以色列政权，而发展核技术能够有效对抗穆斯林世界的夙敌——以色列。

（三）对于伊朗的核崛起，阿拉伯国家也绝对不会接受，在阿拉伯人看来拥核的伊朗将再次打破地区力量平衡。2500年前波斯帝国时期的伊朗曾经统治现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1300多年前波斯臣服阿拉伯人并皈依伊斯兰教，自此伊朗人同阿拉伯人的冲突不仅是中东地区两大主体民族争夺生存和势力范围的问题，还具有教派冲突的鲜明特征。最近的两伊战争就是逊尼派的阿拉伯人和什叶派的伊朗人之间的一场血腥的较量，而这场战争后所形成的势力均衡也极有可能随着伊朗的崛起，尤其是拥有核威慑的伊朗崛起而瓦解，因此，阿拉伯人绝对不会面对可能拥有核威慑力的伊朗而无动于衷。^[16]以中东地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为例，埃及认为一旦伊朗跨入核国家行列，就会对目前中东地区脆弱的平衡格局产生严重冲击，即伊朗凭借能源大国地位再加上地区核优势会严重削弱埃及在国际和地区政治中以“三环”（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和非洲大陆）为基础的外交资源和经济利益，并动摇埃及作为世俗阿拉伯国家领导者和中东地区第二大经济受援国的地位，目前埃及已公开表示对伊朗铀浓缩进程的严重关切。^[17]阿拉伯世界另一个传统大国沙特对伊朗的核进程更为忧虑。面对伊拉克战争后海湾曾经的三足鼎立（伊朗、伊拉克、沙特）格局的消失以及美军将要从伊拉克撤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处于伊朗地缘性前沿阵地的沙特不得不直接承受伊朗崛起的压力。虽然近年伊朗积极改善和发展同海湾国家的关系，并多次向海湾合作委员会表示其核计划的民用目的，声称不会对海湾安全构成威胁，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抱有很深的戒心。阿联酋海湾研究中心主席强调：“海湾国家是想表明，如果伊朗核技术继续的话，将迫使我们也成为具有核能力的国家”。身居海合会首席位置的沙特甚至告诫美国：“要么阻止伊朗，否则我们也要拥核。”面对伊核计划咄咄逼人的姿态，阿拉伯国家采取两条路策略，一方面继续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遏制核扩散，争取以和平手段妥善解决伊朗核危机；另一方面努力挤入核俱乐部的大门，即一旦国际社会制止伊朗核计划失败，就启动第二套方案，以满足自身的安全需求。

（四）土耳其在伊朗核问题上既有担忧，又与美国保持距离。毫无疑问，土耳其不希望伊朗成为核大国，伊朗成为核国家意味着其军事实力的无限增大，随之而来的是其地区影响力的持续增强，这不符合土耳其的利益。土耳其也是最担心由伊核问题引发中东地区危机的国家之一，土伊双方在能源方面有着广泛深入的合作，无论是国际社会的制裁还是美以可能的军事打击都会使土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伊朗核危机爆发后，土耳其明确表示不会允许美国使用土耳其领土打击伊朗，并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而且积极参与伊核问题的多方斡旋。土耳其的立场赢得了伊方的赞赏和信任，2010年5月，伊朗、土耳其和巴西达成一项核燃料交换协议：“伊朗将把1200千克纯度为3.5%的浓缩铀运往土耳其，以换取有关国家为伊朗提供120千克浓度为20%的浓缩铀，交换过程中如出现违约情况，土耳其将应伊朗的要求，迅速和无条件地将低纯度浓缩铀运回伊朗。”此项协议的达成打破了伊朗核问题先前面临的僵局，伊朗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姿态，随

后土耳其外长表示：“伊朗表现出走上建设性轨道的意愿，已经没有必要考虑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18]可以说，伊朗核问题大大提升了土伊两国的关系水平，是拉动双边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有西方学者担心可能会出现伊朗、土耳其、叙利亚三方结盟。当然在土伊迅速接近的同时，土耳其也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为伊朗的核突破不仅意味着波斯帝国有复苏的希望，也意味着曾经统治整个阿拉伯世界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突厥人合理启动核突破的可能。

“核武必然衍生核武，只要还有一些国家坚持拥有核武器才能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那么其他的国家也会跟着要得到核武器。”^[19]伊朗核计划的加快发展已在中东引起连锁反应，长期以来实施核模糊政策的以色列近年近乎公开承认其核国家身份，而一直致力于中东无核区的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也纷纷出台核计划。2006年3月，阿盟秘书长穆萨呼吁阿拉伯国家致力于“迈入核俱乐部”，同年12月，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首脑会议决定将启动研发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核计划已中断多年的埃及、土耳其宣布重新恢复核电开发，随后中东其他国家也纷纷宣布了各自的核研发计划。尽管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宣称是民用核开发，但仍不能消除外界对其真实意图的疑虑，事实上促使这些国家突然做出核开发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当前日益恶化的中东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环境造成的。可以肯定中东核竞赛的局面已经形成，本已十分脆弱的中东安全环境将愈加复杂、险恶。有分析预测，2015年后中东有可能出现埃及、阿尔及利亚、以色列、土耳其、沙特和伊朗等六个核大国，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将再次面临重组。^[20]

五、结论

伊朗高调坚持“和平开发核技术”权利，凭借独特重要的战略地位、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及利用大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博弈所产生的掣肘空隙，多年来面对险恶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在核问题上与美欧等国展开了一场“与虎谋皮”的战略游戏。伊朗的核强硬政策是伊朗独立自主建国理念的体现，是伊朗发展独立国防、寻求大国地位的尝试，反映的是一种民族性格，因而不会轻易妥协。伊朗在历史上长期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强国，它有过辉煌的历史，建立过第一个横跨亚、非、欧的波斯帝国，创立了影响巨大的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有过居鲁士、大流士、琐罗亚斯德和摩尼这样的伟大人物。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悠久的文化底蕴造就伊朗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大国意识深深熔注于伊朗人的文化血液中，而誓死捍卫核技术发展权利则充分体现了这样的民族性格。正是这种自豪感、这种大国文化使伊朗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支撑起伊朗人顽强的抵抗意志和不屈的民族性格。追求大国地位、傲立世界民族之林、再现历史上的辉煌，已成为伊朗历代掌权者及民众孜孜以求的目标，而核国家地位已成为伊朗重振雄风的重要标志，开发和利用核技术更是事关伊朗民族荣誉和尊严及历史抱负的重大问题，“民族自豪感将鼓励伊朗成为一个核大国。”^[21]

[参考文献]

- [1] 王京烈. 伊朗核问题与中东地缘政治[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9(4).
- [2] Benard Reich. The Powers in the Middle East[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7.
- [3] George Lenczowski.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the Middle East[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 外交部. 伊朗国家概况 [EB/OL]. [2010-06-23].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0/.

- [5] 伊朗 [EB/OL]. [2010-01-31]. http://baike.baidu.com/view/4286.htm?fr=ala0_1_1
- [6] 王志军. 伊朗军情军力评析[J]. 当代世界, 2008(1).
- [7] 伊朗核计划的发展状况[EB/OL]. [2004-08-19]. <http://news.sohu.com/20040719/n221066155.shtml>.
- [8] 陈兆华, 王飞. 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对伊政策[J]. 现代国际关系, 2004(1).
- [9] 何亮亮. 发展核能: 伊朗的强国之梦[EB/OL]. [2010-06-23]. http://news.ifeng.com/opinion/detail_2006_09/07/1332194_0.shtml.
- [10] George Perkovich. Dealing with Iran's Nuclear Challenge[R].// Report o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04-28.
- [11] 伊朗核问题大事记[EB/OL]. [2003-10-21].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10/21/content_1134971.htm.
- [12] 伊朗核问题的由来[EB/OL]. [2006-02-06]. <http://news.sohu.com/20060206/n241688622.shtml>.
- [13] 肖勇. 伊朗与俄罗斯的核合作探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14] Jacqueline Simon. United State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and Iran: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J].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1996, 117(13).
- [15] 伊朗核现状[EB/OL]. [2006-02-02].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2/02/content_4130720.htm.
- [16] 殷罡. 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伊朗国家地位问题[J]. 当代世界, 2010(5).
- [17] 梁平安. 试论伊朗核问题对阿拉伯国家的辐射效应[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7(1).
- [18] 牟宗琮. 伊朗燃料交换协议出笼[N]. 人民日报, 2010-05-18.
- [19] Speech by Mohamed el Baradei[EB/OL]. [2006-05-25]. <http://www.acronym.org.uk/docs/0605/doc07.html>.
- [20] 唐志超. 中东核竞赛已开始[J]. 世界知识, 2007(6).
- [21] 徐俨俨. 伊朗还要走核发展之路[J]. 瞭望, 2007(1).

Iran's Regional Power Awareness and Its Nuclear Issue

DING Gong

Abstract Since the Iran's nuclear crisis, Iran has been sticking to its nuclear program. Implementing the peaceful utilization of nuclear energy as its policy and the direction of public opinion, Iran confronts with unprecedented toughness, to the pressure from the Western society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n to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y the Iranian authorities has such courage and resolve to undertake its nuclear program regardless of great difficulties? Illustrating the national spirit made by Iran's splendid history, this essay points out that Iran's nuclear ambition is facilitated by an intrinsic self-consciousness of Iran as a big power.

Key Words Iranian Foreign Policy; Nuclear Issue; Power Awareness; Middle East Power;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

(责任编辑: 孙德刚)